

穿越白山黑水 抵达心灵的“乌乡”

周蓬桦《乌乡薄暮》分享会 解读“乌有之乡”的文学建构

在这个时代，人们渴望找到无污染的精神“乌乡”，让心灵栖息、获得宁静，让大自然疗愈紧张的神经，重拾纯真。周蓬桦近十年来奔赴东北森林和草原牧场进行深度考察，专注于自然写作实践，出版了《乌乡薄暮》，用诗人的目光和通灵语言多角度解读世界，向读者传达温暖、恒久与美善能量。

近日，周蓬桦做客良友书坊，举办《乌乡薄暮》新书分享会，与多位嘉宾一同畅谈“乌有之乡”的自然写作实践。



作家周蓬桦

山地美学的“东北故事”

《乌乡薄暮》的缘起，可以追溯到2012年。周蓬桦说，这一年对他的写作显得格外重要。“父亲突然离世，让我陷入了持久的情绪低迷状态。在伤怀之余，我反思和告别了许多的东西，似乎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成长和蜕变，自此以后，感觉自己的精神里多了许多深刻和厚重的东西。”

“我的祖父曾经闯关东，我父亲出生在东北，成年后才回到山东，所以我和东北有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。”父亲去世以后，周蓬桦开启了去东北的寻根之旅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逐渐对这片黑土地所孕育出的山林文化和山地美学产生了兴趣，“我觉得这是一座文学的富矿。”十年间，周蓬桦穿越白山黑水，茫茫林海，走遍了东北地区，深入到农户的生活中，跟屯子里的老猎人、老萨满、老匠人、老艺人交上了朋友。而周蓬桦也一直追求一种诗性的书写，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其中，让文字既散发烟火气，又具备小说的可读性，还能传达置身现场的感慨与态度。

《乌乡薄暮》出版以后，很多东北读者表示周蓬桦“比我们东北人还会讲东北故事”。青岛作家协会主席戴升尧评价，周蓬桦通过深入观察和深刻体会，以点带面地写出了中国东北的风土人情史。“可以说，‘乌乡’是他思考生命与自然的一个切入点，其中包含了东北林区农民的群体与个体心理，也包含了文化与自然、生命与环境的交融，即便是空旷的地方，他也构筑着自己的一片灵魂之地。作家王开生则认为《乌乡薄暮》写得又像散文，又像小说，故事性很强，而且非常有吸引力，比如他写的那些老猎人，那些懂鸟语的人，对于我们来说都很新鲜。“在这本书里他保持了语言一贯的美学，但故事情节又特别拿人，这是吸引我的一个主要原因。”

“乌有之乡”的自然表达

每一个活跃在文学现场的人，都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明确个体的表达。在青岛文学馆馆长臧杰看来，周蓬桦从20世纪80年代出发，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是山东文学富有代表性的样本，在他的文字里，也保留着山东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，诸如大地、田园这样的一些意象。“可以说，《乌乡薄暮》显现出了差异——笔下这个‘乌乡’是乌有之乡，是他虚构出来的。如果从绘画的角度看，就是由具体之境到无我之境。当一个作家能把现实的东西写成‘乌有’，把虚构的东西化作另一种真实的时候，他就可能拥有了明晰自我的能力。”

在《乌乡薄暮》中，周蓬桦要传达一种荒野精神，“是我向往、迷恋的一种人类理想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状态——要过有松弛感的生活。生活慢半拍，内心就



周蓬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

能容纳更多的差异性，让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生命之间，建立一种互信的关系。”正如作家姚法臣的评价，“之于自然博物写作，最需要的，是要有一颗敏感而善于观察的心，在捕捉微小细节的同时，嵌入自己的生命感悟。周蓬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，《乌乡薄暮》的很多文章，也具有强大的、撼动人心的力量。”

百花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张森认为《乌乡薄暮》最重要的艺术表现力，或者说情感张力，就是文明的冲突。具体到书中，周蓬桦描述和构建出的山地美学，是难能可贵的。“当我们掩卷深思的时候会发现，自己的眼界其实已经被文字拓宽了，与此同时，内心也会变得更加丰富，柔软和包容。”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沙爽则表示，这本书最打动她的地方是周蓬桦笔下书写的人与人之间、人与动物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深层的、微妙的关系，“他的那些文字，总是会在突然之间，一下子戳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让你冷不丁地痛一下。”

青岛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高建刚总结，跟小说和诗歌相比，散文在探索的意义上，可以说是更难，但也有着更自由、更有创造活力的空间。《乌乡薄暮》读完以后，很多细节会留在记忆里，就像刺中了心脏一样。“周蓬桦在语言上没有拿腔拿调，很自然，有时候略显随意，但又非常有诗意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级的审美追求，就像沈从文提倡的‘像平常说话一样的自然的表达’。”

■新作新评

一幅好画

评阿占新作《丹青记》

徐坤

《丹青记》是阿占首发于《中国作家》的中篇小说新作。看完后我就静了，生怕惊动画中人。阿占笔下的画匠入木三分，专业的描述堪比一堂精彩绝伦的授课，让人大开眼界。

汪曾祺先生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而非载体，强调语言即文学本质。《丹青记》最让人称道的恰恰是语言。真正的写作高手，是把诗词歌赋揉碎了，吸进去，化作自己的灵感，出来的，都是凝练的精华——阿占便是这样的高手。

动词是文学语言的灵魂。《丹青记》里动词的使用堪称一绝。“石愚微颌首，呖口酒”，一个“呖”字，涵盖了喝与品，且带了声音，彰显了性情的豪爽，使人物更加形象化。彦缺“沉默，寂然，眼神垂挂”，不用“下”字及其他，用“挂”字，既有神韵，又有动感，避免了人物的刻板 and 呆滞。季老板“行头上下都在抢”，一个“抢”字，强调了季老板的讲究，出风头，很有色彩感。逸之“将话题拽过去”，一个“拽”字，直接拟人化了，如临现场，似带风声。“甲大一口塞下最后四个饺子，把自己竖起来”，一个“竖”字，物化了人物形象，把甲大的粗俗暴露无遗。老穆和抱白“躲进灯影里捡乐儿”，一个“捡”字，描述了人物妙趣，憋着的乐，得不到酣畅淋漓，乐字有限，当然要捡了……《丹青记》里类似这些动词的使用，避免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，提升了整部小说的高度。

《丹青记》整个布局，是以美院毕业生抱白的视角为主诉，带出在地的丹青群像。石愚，花鸟写意大家，代表着“庙堂派”，诸多社会职务傍身，其父是隐匿大师聿公，妥妥的“艺二代”，所以“石愚牢牢地把握着话语权”，未免有点骄横跋扈，常常自以为是。但时间总会辨出真伪，石愚终从神坛跌落。聿公和彦缺，是“在野派”代表人物，响当当的画界翘楚。聿公自由创作，人物绘画“个个天拙至极，每一笔都有神韵，甚至有神谕”。彦缺是真正的在野派，独来独往，“人，内敛沉静，画，凛冽宏大”。老穆，代表着不温不火的画界一大众，不争名夺利，心中有杆秤，敬业爱岗，八面玲珑。甲大，是民间艺人的代表，外表粗俗，却独具匠心，把俗常画成了“朴拙的美”。抱白代表的是新生代，经历了懵懂、探索、迷茫、顿悟，“在竹林里观自在，仰天望月，月微小朦胧，却可对谈”。《丹青记》里还有与画界搭界的一干众人，如收藏家兼商人季老板，书画评论家逸之教授，还有“猴王”“猫王”“马王”“驴王”“腊梅王”“葡萄王”，“虚名一浪高过一浪，均是被社会宠爱的人物”。这些人物的参与，让整个画界像一个大染缸，真善美，假丑恶，统统倒进去，演绎着一处处令人咋舌的闹剧，由此，阿占揭露和讽刺了人性脸谱，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意义。

《丹青记》里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彦缺。彦缺如庄子，行走在天地之间，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，或道或仙，画意由心生，把大自然融入情怀，具有“史诗般辽远的悲怆”。但这种人注定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，一场意外夺去了他的生命，还有他的才华。彦缺，令我抚胸痛泣。

小说中起起伏伏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美术馆。“美术馆三进式，园子嵌着园子。甬道兜转，串起了六栋小楼。”“前园正中的博也，后园正中的久也，皆悬山顶，琉璃瓦，凸字形平面。余为硬山顶，小灰瓦，清水墙。二进三的中园，东西各两条柱廊，可见彩绘点染，雕工画意。周遭亦成景儿。淡竹芭蕉衬映处，池水活络清澈。”除了美术馆，阿占不会忘记故乡的山海，她也让人物在崂山相见。“山路回环，车子盘上去。起初，海浮于树与树的罅隙，亮银般忽闪着。至半山腰，海雾渐起，海就退到了远处和虚处。继续蜿蜒盘桓，海雾弥漫开来，四周峰峦隐身其中，难识面目。”

我想，阿占书写《丹青记》时，想必眼前是虚设了一张大大的宣纸，容得她将人物逐个描画。人物与人物之间既相联，又独占一方，形态各异，千秋不同，不重叠，不遮挡，由近及远，层次分明，真是一幅好画啊。

青岛晚报观海新闻掌上青岛记者 贾小飞